

维特根斯坦是实用主义者吗

——一项学术史的考察

江 怡

摘 要 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如何理解这种关系构成了当前国际维特根斯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维特根斯坦思想与实用主义哲学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使得研究者们坚信两者之间存在思想上的一致性。然而，通过对维特根斯坦提及实用主义的语境分析，我们会发现，维特根斯坦对实用主义的理解远比研究者们所想象的更为疏远，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完全不能被解释为一种实用主义，无论是在何种意义上的实用主义。维特根斯坦与詹姆斯思想之间被看作共享一系列承诺，包括反基础主义、对人类生活具体细节的描述、实践对思想的优先性以及宗教在理解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等。然而，这些承诺包含了许多尚未确认的假设前提。对这些前提的细致分析揭示了维特根斯坦与詹姆斯思想之间的明显不同。对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关系的讨论应被看作当代实用主义接受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学术效果史，而不是实用主义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史。

关键词 维特根斯坦 实用主义 詹姆斯 实践 活动 经验

作者江怡，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山西太原 030006）。

中图分类号 B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1)11-0005-11

2021年，是维特根斯坦的重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发表一百周年。一百年来，《逻辑哲学论》以其内容的广泛性和思想的深刻性，对当代哲学的发展以及当代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目前的维特根斯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关系引起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这不仅涉及对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解释，也涉及对《逻辑哲学论》思想的理解问题。本文将首先通过对研究文献的历史考察，表明研究者们关注这个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由此说明这个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其次，将详细分析维特根斯坦对实用主义的基本态度以及他“突然地”提及实用主义的主要原因，结合当代研究者们对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关系的主要观点，阐明维特根斯坦思想与实用主义哲学之间的明显差异。最后，我将指出，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的关系应当被解读为实用主义对维特根斯坦的关系，由此表明这种比较研究的真实意义。

为何要关注这个问题：从历史到思想

西方哲学界对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关系的关注开始于维特根斯坦去世十余年之后。据可见的资料，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巴斯摩尔（John Passmore）。他在1966年出版的《哲学百年》的一个注释中，提到

了维特根斯坦对詹姆斯思想的关注，但并没有特别重视这种关系。^①1966年，费尔班克斯（Matthew Fairbanks）在《新经院哲学》（*New Scholasticism*）杂志上发表了《维特根斯坦与詹姆斯》。他在文章中基于维特根斯坦在许多地方多次提到詹姆斯这一事实，明确指出并详细分析了维特根斯坦与詹姆斯思想之间的相似之处。这包括，他们都相信，对人类和宇宙的唯一论和经验解释是不完整的，都意识到人类交往中存在着“模糊性”这一事实及其重要意义，并提供了摆脱模糊性的方法，即坚信我们要寻求实践的情形或语境的用法；他们都意识到，我们最好确立不同层次或“层级”（*Strata*）的观念，把每个层次都看作一个“游戏”。作者还给出了做出这种相似性比较的几个理由：其一是可以更为深入理解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其二是恰当的认为维特根斯坦受惠于詹姆斯的思想；其三是由此表明詹姆斯的著作会对更好把握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有所帮助。^②1972年，《新经院哲学》杂志又发表了沃尔兹（S. K. Wertz）的文章《论维特根斯坦与詹姆斯》，给出了维特根斯坦受到詹姆斯思想影响的进一步证据，主要表现在《关于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念的讲演与对话集》和《关于伦理学的讲演》中。^③1980年，哈勒（Rudolf Haller）和格拉索（W. Grassl）主编的《语言、逻辑与哲学》文集也发表了鲍姆（W. Baum）的《维特根斯坦与威廉·詹姆斯》一文，对两者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比较分析。^④显然，研究者们最初提出比较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的工作，在于他们相信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后期思想，受到了詹姆斯的影响，或者他的工作与詹姆斯的工作在观念上有某些共同之处。

到了20世纪80年代，维特根斯坦与皮尔士的关系开始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1981年，班布罗（R. Bambrough）在《中西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皮尔士、维特根斯坦和系统哲学》，较早分析了维特根斯坦与皮尔士的思想联系，把他们的哲学看作一种新的系统哲学的代表。^⑤同年，古维奇（I. Gullvåg）在约纳森（K. S. Johannesen）和诺顿斯坦（Tore Nordenstam）主编的《维特根斯坦——美学和先验哲学》中发表了《维特根斯坦与皮尔士》一文，对两者的关系给出了初步分析。^⑥1982年，哈克（Robin Haack）在《美国哲学季刊》上发表《维特根斯坦的实用主义》一文，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分析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提出了“维特根斯坦的实用主义”这一概念。^⑦这个概念被后来的哲学家们所接受，如摩亚-夏洛克（D. Moyal-Sharrock）在2003年发表文章《行动中的逻辑：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用主义和怀疑论的重要性》，突出了实用主义在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中的重要地位。^⑧1995年，普特南出版了《实用主义：一个开放的问题》，提出“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吗”这个问题，把西方哲学界对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关系的讨论推向了一个高潮。他的观点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认为，虽然维特根斯坦承认自己的思想与实用主义有相似之处，但他并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又论证，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与实用主义都继承了康德的思想遗产，即看到我们对世界的描述具有概念的偏好和志趣，以及康德的“不成熟的多元论”（*incipient pluralism*）共同构成了维特根斯坦和实用主义者解释人类与世界互动的主要方法论原则。^⑨这个看法引起了许多哲学家的讨论，使得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的关系成为当代哲学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进入21世纪后，西方哲学家们对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关系的讨论日益增长，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

① John Passmore, *A Hundred Years of Philosophy*, 2nd ed., Baltimore: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1966, p. 592. 参见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洪汉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95页。

② Matthew Fairbanks, Wittgenstein and James, *New Scholasticism*, 1966, vol. 40, 3: 331-340.

③ S. K. Wertz, On Wittgenstein and James, *New Scholasticism*, 1972, vol. 46, 4: 446-448.

④ W. Baum, Wittgenstein and William James, *Language, Logic and Philosophy*, Rudolf Haller & W. Grassl (eds.), Vienna: Hölder-Pichler-Tempsky, 1980.

⑤ R. Bambrough, Peirce, Wittgenstein and Systematic Philosophy,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1981(6): 263-73.

⑥ Gullvåg, I., Wittgenstein and Peirce, in K. S. Johannesen & Tore Nordenstam (eds.), *Wittgenstein—Aesthetics and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Vienna: Hölder-Pichler-Tempsky, 1981.

⑦ R. Haack, Wittgenstein's Pragmatism, *American Philosophy Quarterly*, 1982(19): 163-71.

⑧ D. Moyal-Sharrock, Logic in Action: Wittgenstein's Logical Pragmatism and the Importance of Skepticism,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2003(26).

⑨ H. Putnam, *Pragmatism: An Open Question*,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5, pp. 28-30.

作有：纳格尔（L. Nagl）和墨菲（C. Mouffe）主编的文集《维特根斯坦的遗产：实用主义或解构》（2001）^①、古德曼（R. B. Goodman）的《维特根斯坦与威廉·詹姆斯》（2002）^②和摩亚-夏洛克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论确实性〉》（2004）^③等。这些哲学家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维特根斯坦思想中的一些要素与实用主义哲学观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契合之处，包括实践理性的首要性、对观念的反思与认真对待实践的理论表达、关于知识基础的怀疑论策略以及关于人类语言用法的实践说明等。这些观点也反映在《欧洲实用主义与美国哲学杂志》2012年第2期发表的系列专题《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米莎克（C. J. Misak）于2016年出版的《剑桥的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和詹姆斯到拉姆塞和维特根斯坦》^④和邦康帕尼（Anna Boncompagni）同年出版的《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皮尔士和詹姆斯视野中的〈论确实性〉》^⑤，以及奥金（Albert Ogien）2018年出版的《实践的行动：维特根斯坦、实用主义和社会学》^⑥中。

从当代哲学家们对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关系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基本脉络：他们首先关注到维特根斯坦晚年对詹姆斯和实用主义的提及，然后进入对维特根斯坦思想与实用主义的比较研究，最后得出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之间具有相似性的结论。这种从历史到思想的研究，固然为我们解释了讨论两者之间关系问题的历史原因，但并没有给出这种比较研究的逻辑根据。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由此知道，维特根斯坦的确在他的论述中提到他对实用主义的理解，但我们并没有由此知道，他为何会提及实用主义，以及他的哲学与实用主义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思想联系。我认为，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这个关系的讨论才具有了哲学上的而不是历史上的意义。在我看来，正因为对这种比较研究的逻辑根据认识不清，所以，巴斯摩尔才会在他的书中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予以重视，虽然他很早就发现了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之间的某些历史联系。

实用主义对维特根斯坦意味着什么：从理论到观察

既然研究者们都反复提到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对实用主义的论述，并以此说明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之间存在某种思想联系，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维特根斯坦究竟说了什么。

在完成于晚年的《论确实性》中，维特根斯坦讨论了摩尔提出的外部世界存在的根据问题。摩尔用“我有两只手”和“我知道地球在我之前早已存在”这样的常识性命题去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维特根斯坦反对这样的证明方式，提出了“任何需要证明的命题背后一定存在不需要证明的东西作为基础”这个论断。他从经验事实和可以设想的情况出发，认为我们对这些事实和情况的判断都隐含着不需要做出证明的前提预设，这种预设就是作为生活形式存在的语言背景和活动方式。维特根斯坦用这样的句子作为例子说明这一点：“我没有去过亚洲”，“我现在英国”，等等。正是在解释我们如何能够理解这些句子的意义而不需要对这些句子给出确实性的证明的时候，维特根斯坦突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所以，我在想说出某种听起来像是实用主义的话。在这里，我正受着一种世界观的阻挠。”（OC, §422）^⑦

其实，早在1912年，当维特根斯坦刚刚跟随罗素学习不久，他曾在寄给罗素的一张明信片这样写道：“我现在一有空就阅读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这本书对我来说太好了。我并不是说我会变成一个圣人，但我确定，这会让我以我想要更多改进的方式做些改进：就是说，我想这会有助于我摆脱烦恼。”^⑧ 1944年10月17日，维特根斯坦在给他的学生里斯（Ruth Rhees）回信中谈及他对詹姆斯的感

① L. Nagl & C. Mouffe, eds., *The Legacy of Wittgenstein: Pragmatism or Deconstruction*,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1.

② R. B. Goodman, *Wittgenstein and William Ja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D. Moyal-Sharrock, *Understanding Wittgenstein's On Certaint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④ Cheryl J. Misak, *Cambridge Pragmatism: from Peirce and James to Ramsey and Wittgenste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⑤ Anna Boncompagni, *Wittgenstein and Pragmatism, On Certainty in the Light of Peirce and Jam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⑥ Albert Ogien, *Practical Action: Wittgenstein, Pragmatism and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8.

⑦ 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张金言译，载《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下凡引自该书皆标注为OC+节号。

⑧ L. Wittgenstein, *Wittgenstein in Cambridge, Letters and Documents 1911-1951*, Brian McGuinness ed.,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2, p. 30.

受：“我并没有把詹姆斯作为文本，而只是根据我的理解（或根据我的头脑）去谈论他。”^①这里提到的是里斯在来信中说过的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一书。的确，在与里斯于 1946 年 4 月 7 日的谈话中，维特根斯坦就明确地提到詹姆斯对情感成分的分析过于偏重描述性，而没有讨论对情感用语的使用。他说：“詹姆斯似乎就是要尝试着给出情感的最终成分或组成要素，而且认为，如果他能这样做，他就会给出关于它的描述。”4 月 10 日，他这样解释詹姆斯的工作：“詹姆斯通过‘情感就是简单的印象的结合’的观点来尝试解释情感与印象之间的联系。”^②然而，事实上，这并非詹姆斯的原意。相反，詹姆斯试图通过对身体表达的科学描述去说明情感的心理学作用。他说：“我们思考那些较为粗糙的情感的自然方式是，关于某个事实的心理知觉刺激了称为情感的心理影响，这后一种心灵状态产生了身体表达。相反，我的理论则是，**身体变化直接伴随着刺激事实的知觉，我们对所出现的相同变化的感觉就是情感。**”^③显然，詹姆斯是直接把我们事实的感觉称为情感，而不是由某种心灵状态转换而来的。这与维特根斯坦的理解有所不同。

这些就是我们能读到的维特根斯坦生前谈论过实用主义的很少的几个地方。而所有当代研究者对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实用主义思想解释，都只不过是充分利用自己的想象力和解释力，对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与实用主义思想关系的附会说明。如，普特南提出的“维特根斯坦的实用主义”（Wittgensteinian Pragmatism）^④，或罗蒂提出的“实用主义的维特根斯坦主义者”（pragmatic Wittgensteinians）^⑤，或新维特根斯坦学派提出的“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的结合体”（the Wittgenstein-pragmatism nexus），即“实用主义的维特根斯坦主义”（pragmatist-Wittgensteinianism）^⑥。在这里，我不想就这些附会加以评论。我所能做的事情，只是通过对维特根斯坦论述和思想的语境分析，找到维特根斯坦讨论实用主义的逻辑根据。

首先，我们需要考察一下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实性》中“突然地”提到实用主义的地方，以及他所谓的“世界观”在他那里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前文所述，维特根斯坦是在讨论知识命题的确定性基础的时候，“突然地”提到实用主义。之所以说是“突然地”，是因为在他之前的讨论中完全没有提及与实用主义相关的任何想法，也没有提及（比如）詹姆斯或皮尔士这样的哲学家，而且，在后面的论述中也没有再提到实用主义。他在论述中“突然地”插入实用主义说法，根据我的理解，只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他在论述命题基础时心中所想的正是类似实用主义的想法。让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实性》中讨论这个问题的逻辑脉络。

维特根斯坦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应当是从第 409 节开始的。在这一节中，维特根斯坦通过反问句（这是他常用的问题句式）指出，我们的知识应当被作为行动的指南，否则对我们而言就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当我们提出一个关于常识性问题的疑问时，我们一定会发现我们的日常活动中出了错，提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要纠正或了解错误所在。这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即问题总是出现在困难之处。只有当我们面临理智上的或行动上的疑难时，我们才会对平常熟视无睹的常识现象发问，这个看法显然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性质的基本理解方式。但令人惊异的是，他在紧接着的第 410 节中写道：“我们的知识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只有在这个体系内某一个别知识才具有我们给予它的价值。”（OC, §410）这是一种全然不同于他对哲学性质解释的说法，听上去像是一种语境主义的思路。在随后的几节（第 411—414 节）中，他对这种语境主义思路作了更为详细的解释，由此表明“可以作为基础的行动本身是不需要基础的”这个重要观点。由此出发，维特根斯坦讨论了我们通常使用的“知道”一词的用法，说明“某些命题是一切问题和一切思

① L. Wittgenstein, *Wittgenstein in Cambridge, Letters and Documents 1911-1951*, Brian McGuinness ed.,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2, p. 367.

② G. 西特鲁编：《维特根斯坦与 R. 里斯的哲学谈话录（1939—1950）：出自 R. 里斯的笔记》，载江怡、马耶夏克主编：《心理现象与心灵概念：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的主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 205、212 页。

③ W.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I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065.

④ Hilary Putnam, *Pragmatism and Realism*, eds. J. Conant and U. Zeglen,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40.

⑤ Richard Rorty, Wittgenstein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A Critical Guide*, ed. Arif Ahm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30.

⑥ Phil Hutchinson and Rupert Read, Practising pragmatist-Wittgensteinian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ragmatism*, ed. Alan Malachowsk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70.

想的基础”。这就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维特根斯坦在这里不是在讨论知识基础问题，而是在讨论我们用来表达知识的基本方式。日常语言能够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只要我们不用违背日常用法的方式使用这种语言。而摩尔的错误就在于，他自以为是在正确地使用“知道”这个词，实际上却导致了我们对他所给出的知识命题的错误理解。这种错误显然不是出自日常语言本身，而是来自摩尔对“知道”一词的错误使用。维特根斯坦用“我从未去过亚洲”和“我现在英国”这两个命题，说明我们总是具有某些不需要怀疑的经验基础，而正是这种基础构成了我们能够验证其他一切命题的前提。到此，维特根斯坦写道：“所以，我在想说出某种听起来像是实用主义的话。在这里，我正受着一种**世界观**的阻扰。”显然，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所说的“实用主义”，应当就是他理解的对经验世界的日常理解方式，包括我们对日常语言的通常使用方式。他说“听起来像是实用主义的话”，这表明在他看来，“实用主义”一词并不是一个很能让人接受和信服的东西。的确，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的两位老师和朋友即罗素和摩尔都对实用主义采取了严厉的批评态度。只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维特根斯坦已经远离了他们的思想，但他们个人之间还是经常交往，所以，在他使用“实用主义”一词时依然表现出极为谨慎的态度，这就是他说“听起来像是实用主义的话”的原因。

当然，要理解维特根斯坦在这里“突然地”提到实用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所说的“在这里，我正受着一种**世界观**的阻扰”。关于“世界观”的说法，维特根斯坦在不同地方都曾提到。在《逻辑哲学论》中，他写道：“整个现代的世界观都建立在一种幻觉的基础上，即认为所谓的自然律是自然现象的解释。”（TLP, 6.371）在《哲学研究》中，他写道：“我们之所以不能理解，主要根源在于我们没有看清楚我们对词的使用。——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清晰性。清晰的表达能导致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出联系’。因此，对中间环节的发现和发明是至关重要的。清晰的表达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我们的描述形式，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这是一种‘世界观’吗？）”（PI, §122）在作为《哲学研究》初稿的《大打字稿》中，他也留下了类似的表达（第89节）^①。从维特根斯坦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对“世界观”一词的用法采取了非常模糊的态度。一方面，他借用斯宾格勒对这个词的解释，把“世界观”看成是清晰地展现我们论述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被看作“这个时代的明显特征”。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这种特征，尤其是反对用科学的方法解释世界的方式，反对对世界给出某种确定的解释。所以，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世界观”一词基本上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的，表达了他对现代世界观的拒斥态度。正是他的这种态度，使得他在提及实用主义的时候，受到“一种世界观的阻扰”，因为在他看来，实用主义或许正被看作这样一种世界观，而这却是他所无法接受的观点。^② 这两者的冲突，即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作为一种做哲学的方式（或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使得维特根斯坦感到左右为难：如果强调实用主义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那么就会落入世界观的窠臼，而这显然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他在不同地方提到“世界观”的时候，都带有一种犹豫的口气：“受着一种世界观的阻扰”和“这是一种世界观吗”。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其实并不想用“世界观”这个说法去表明他对实用主义的态度，虽然这个说法可能更好地解释了他对实用主义的理解。这就是他为何对使用“世界观”一词犹豫不决的原因。

此外，无论他是否接受实用主义的世界观，维特根斯坦对詹姆斯的思想的确情有独钟，詹姆斯在他的整个思想发展中占有比较独特的地位，但这也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

维特根斯坦在其前后期都谈到了詹姆斯，尤其是他的《心理学原理》和《宗教经验种种》，并在课堂上多次提到詹姆斯的思想。这的确会让后人以为他的思想与詹姆斯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然而，当我读到古德曼在《维特根斯坦与威廉·詹姆斯》序言中讲述的故事，反而让我感到其中有些不同的理解。古德曼

①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伦理学与哲学》，江怡编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② 邦康帕尼在《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中区分了维特根斯坦对“世界观”的两种用法：一种是实用主义的看法，即关于世界的系统观点，一种是方法论上的用法，即以活动做哲学的方式。维特根斯坦对前者持反对的态度，但对后者则保持接受。也正是在后者的用法中，维特根斯坦反复谈论了詹姆斯哲学的意义。见 Anna Boncompagni, *Wittgenstein and Pragmatism, On Certainty in the Light of Peirce and James*, pp. 10-11.

曾询问安斯康姆，维特根斯坦在讲座和对话中是否提到过詹姆斯的其他著作，比如《实用主义》一书，安斯康姆回答说这件事让她困扰了许多年：维特根斯坦不仅没有读过《实用主义》，而且她强烈地感觉到，假如维特根斯坦读过这本书，他一定会非常讨厌的。^①我们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感到讨厌呢？

还是让我们回到维特根斯坦关注詹姆斯的不同场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在 1912 年就阅读了《宗教经验种种》，当时他刚入剑桥大学一年，在写给罗素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现在一有空就阅读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这本书对我来说**太好啦**。”据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和好友们回忆，除了托尔斯泰之外，詹姆斯的著作是维特根斯坦少有的可以反复阅读的书。据说，在他 30 年代重返剑桥之后，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是在维特根斯坦的书架上唯一可见的哲学著作。古德曼说，维特根斯坦从詹姆斯那里学到了许多，例如，詹姆斯对两种类型的意向行为的区分，对我们通常的语言经验和无心重复语词的经验之间的区分，以及对有本质定义的语词与类似“宗教”这样的包含了许多同样重要意义的语词之间的区分，等等。在詹姆斯的文本中，维特根斯坦发现了人类经验的多种精确意义，如宗教的、世俗的、情感的、认知的、接受的、积极的、异常的、普通的等意义，而这种多样性完全是随机性的，正如他在《哲学研究》中所说的人类生活“标记”和“片段”的“合集”。^②古德曼认为，维特根斯坦与詹姆斯不仅在具体话题上共享某些观点，而且共享了一系列承诺，包括反基础主义、对人类生活具体细节的描述、实践对思想的优先性以及宗教在理解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等。^③

然而，如果仔细考察一下这些观点，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共同承诺包含了许多尚未确认的假设前提。

第一，反基础主义是许多评论者判定维特根斯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关系的重要标签，然而，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是否可以归结为反基础主义，目前学术界依然存在很大争议。如果仅从《论确实性》一书中表明的观点看，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很难被归于反基础主义的行列，相反，他在反驳摩尔实在论论证的同时表达了一种新的基础主义思想，即“某些命题是一切思想和命题的基础”。这种基础主义思想在《论确实性》中随处可见。比如，第 87 节中说：“断言命题只是被当做不证自明的东西，从未受到怀疑，甚至也许从未被明确说出过。”接着在第 88 节中说：“我们做的一切研究都是为了使某些命题不带一点怀疑，如果说出它们的话。”第 115 节说：“如果你想怀疑一切，你就什么也不能怀疑。怀疑这种游戏本身就预先假定了确实性。”第 151 节说：“我愿意说：摩尔并不知道他所断言他知道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是不可动摇的，正如对我来说一样；把这些事情看作绝对稳固的东西是我们进行怀疑和探索的方法的一部分。”显然，这里所说的新的基础主义，并不是意味着维特根斯坦接受了传统基础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存在着一切命题都可以划归和还原的作为基础的命题，而是说，不存在这样的可以作为一切命题基础的命题，因为所有的命题都需要得到验证或受到怀疑，但用于验证和做出怀疑的东西却不属于命题本身，而是用于判断命题的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些规则就是我们的生活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枢轴命题”（hinge propositions）的概念。他说：“我并不是明确地得知那些对我来说不可动摇的命题。我以后能够发现这些命题就像物体围绕它转动的轴。说这个轴是固定的，意思并不是指有什么东西使它固定不动，而是指围绕它进行的运动确定了它的固定不动。”（OC, §152）一些研究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是反基础主义，而是非基础主义。这种非基础主义认为，基础主义在认识论上过于狭隘，而反基础主义又在哲学上过于宽泛；非基础主义坚持认为存在某些信念的基础和无基础的信念。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在认识论上还是在哲学上都不同于基础主义，反对认为一切知识都是有基础的或者是需要得到证成的。^④然而，根据对《论确实性》的文本分析，我们会发现，维特根斯坦事实上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是我们的命题基础问题，即我们如何确定命题的有效性，或者说去寻找可以作为一切命题基础的东西。从

① Russell B. Goodman, *Wittgenstein and William James*, pp. viii-ix.

② Russell B. Goodman, *Wittgenstein and William James*, p. 3.

③ Russell B. Goodman, *Wittgenstein and William James*, p. 5.

④ Nelson, Kai and Phillips, D.Z., *Wittgensteinian Fideism?* New York: SCM Press, 2005.

摩尔的问题出发，维特根斯坦发现的不是一条如何确证摩尔提出的命题真假的途径，也不是去解决如何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命题意义的问题，而是要确定我们如何由于受到语言的蛊惑而模糊了对命题基础的理解，混淆了对命题规则的确定与对规则使用的区别，也就是认识到“我们的相信是没有理由的”。这里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质疑的是我们使用命题的规则问题，确定的是命题使用的最终基础问题。所以，我们更愿意说，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反基础主义者，也不是非基础主义者，他提出的是一种新的基础主义，或许可以称之为“规范主义”。如果这种看法成立的话，维特根斯坦与詹姆斯的思想之间就不会在反基础主义上达成一致了。

第二，对人类生活具体细节的描述，被许多研究者看作是维特根斯坦与詹姆斯思想之间联系的重要方面。这种看法主要来自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一书中对人类经验的各种具体描述和解释，同时在维特根斯坦提及詹姆斯的地方也主要谈到他对这些经验的不同理解。研究者们把维特根斯坦对经验的理解解释为一种人类学主张，例如，在《哲学研究》中，他对语言游戏活动的描述似乎向我们展现了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即以家族相似的方式从事着遵守规则的游戏，而一切哲学问题的出现都是由于人们错误地使用语言的结果。然而，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早在1929年的《关于伦理学的讲演》中就明确指出，他的工作是要显示那些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的“超自然的”东西，但这种显示工作却是通过对语言用法的描述完成的。这里的语言描述不是为了揭示所谓永恒的绝对价值的存在，而是为了表明我们所有的语言用法都预设了一些无法怀疑的前提，正是这些前提使得我们能够可靠地使用我们的语言。除非我们不再相信我们的语言可以用来描述事实或表达思想，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包含了这些预设前提。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些前提就是内在的绝对价值。他说：“我现在会这样来描述怀疑世界存在的经验，就是说：这是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奇迹的经验。现在我想要说的是，用语言来正确地表达世界存在这个奇迹的方式（虽然不是语言中的命题）就是语言自身的存在。”^①从维特根斯坦对弗雷泽的《金枝》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人类宗教经验以及一切原始活动经验描述的解释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对经验概念的基本理解。这种经验并不体现在我们对外部事物的心理反应或身体反应中，而是体现在我们的语言使用中，他说：“整个神话就蕴藏在我们的语言之中。”^②

维特根斯坦对人类学研究的要求是，首先考察全世界的人类生活和习俗，包括一些仪式习俗，其次要确认对这些习俗的考察并不是对事物的物理特性的典型特征的描述，而是考察这些物理特征或事物图像的语词表达构成的复杂模式，这样，人类学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的并不是对生活习俗的物理事件的描述，而是我们对那些用于描述这些物理事物的语言用法的说明。显然，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并没有提供一种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而是把人类学研究解释为“清晰描述人类经验活动的一种方式”。他说：“我可以通过进化假设，或类似植物图示那样，通过宗教仪式的图示，以及通过仅仅排列事实内容，把整个法则表现为一种‘清晰的’描述。‘清晰的描述’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指向了我们描述的形式，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种‘世界观’，显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斯宾格勒。）”^③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维特根斯坦对“世界观”一词的用法，即斯宾格勒意义上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但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把这种世界观看作我们解释世界的唯一正确的方式。他强调的仅仅是，清晰地描述事物的连接方式，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也可以把它叫作一种“世界观”。

当然，这里更要强调的是，维特根斯坦对“世界观”“经验”“描述”等语词的用法，与我们日常语言中的用法并无二致，他竭力避免赋予它们某种特别的含义，就像哲学家们做的那样。例如，在詹姆斯那里，“经验”一词被赋予了心理解释的内容，其中既包括了经验者对个人经历的反思结果，也包括了所有的经验个体对某些共同经历的心理描述。关于宗教经验，詹姆斯提出了某些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哲学解释，这些解释也被研究者们看作是预见到了维特根斯坦关于神秘之物的观点。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维特根

① 维特根斯坦：《关于伦理学的讲演》，江怡译，载《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页。

② 维特根斯坦：《关于伦理学的讲演》，载《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2卷，第20页。

③ 维特根斯坦：《关于伦理学的讲演》，载《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2卷，第19页。

斯坦对“经验”一词的用法，或许就会打消这种想法。正如前文所述，在《关于伦理学的讲演》中，维特根斯坦区分了把世界看作一个奇迹的经验和观察事实的科学方式。前者就是维特根斯坦理解的“经验”概念，后者则是科学地描述事实的方式。维特根斯坦把这样的经验解释为三种（或许还可以有多种）。第一种是怀疑世界存在的经验，也就是把世界看作一个奇迹的经验。这是一种完全个人的经验，也就是“我的经验”。第二种经验是使人感到绝对安全的经验，这是一种人类共同的心理状态，也就是相信我很安全，无论如何都不会伤害到我，因为任何怀疑都会基于存在另一种可能性，而对于不可能存在任何其他可能性的经验而言，任何怀疑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绝对安全的经验。第三种经验是感到有罪的经验，也就是相信在所有具有相似性的东西之间一定存在某个事实而使得它们相似，然而事实上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实，因而最初提出的相似性就只能是没有意义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所有这三种经验都与我们的语言有关，或者说就是我们的语言用法中的经验表达。他说：“我所说的一切是把对神奇之物的说法从借助语言的说法转变为借助语言存在的说法，我所说的一切就是说，我们无法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一切，而我们对绝对的神奇之物所说的一切都是胡说。”^①显然，维特根斯坦对经验的理解包含了这样三层含义：其一，一切经验都应当是个人的，都是我的个人的经验，对个人经验的描述直接关系到的是语言的不同用法；其二，一切经验内容都是关于语言使用的理解问题，而不是对外部世界存在的说明问题；其三，一切对经验内容的理解都是共同的，可交流的，不存在任何神秘的、不可交流的经验内容。应当说，这种经验理解与詹姆斯的经验概念是不同的。同样，维特根斯坦对人类活动具体细节的描述，并非满足于揭示某些具有相似性活动背后的共同事实，如詹姆斯和弗雷泽所做的那样，而是考察这些描述所使用的语言用法恰当与否。

第三，实践对思想的优先性问题是研究者们解释维特根斯坦与詹姆斯以及一般实用主义思想相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关于怀疑、确定性以及常识等问题相比，或许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实用主义准则作为一种确定意义的方法，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以行动的效果确定了概念的意义，而且在于它把行动置于一切理论考察的核心地位。这种做法在实用主义哲学家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也被看作维特根斯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②然而，如果仅凭维特根斯坦在文本中存留的关于行动的说法，就把这些说法解释为与实用主义准则相类似，这无法清楚地揭示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真实内容，相反会导致我们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误解。例如，维特根斯坦对知识的讨论，并非基于对知识性质和基础的理解要求，而是旨在说明知识命题得以存在的根据，说明知识命题依赖于生活形式和世界图式的理由。这与实用主义者对知识基础的要求旨趣相异。

《论确实性》一书讨论了知识问题，但维特根斯坦明确地把这个问题与确实性问题区别开来，认为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关于他讨论知识问题的根据，他说：“如果作出判断是可能的，那么对于某些经验命题就不可能有任何疑问。或者说：我愿意相信并非所有具有经验命题形式的命题都是经验命题。”（OC，§308）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总是存在着一些命题，它们是我们提出经验命题的根据。虽然它们可能具有经验命题的形式，但它们并不是真正的经验命题，因为所有真正的经验命题都是可以提出怀疑的。那些能够作为经验命题根据的命题就是维特根斯坦指出的“枢轴命题”，也被他称作“方法论命题”或“逻辑命题”。他说：“这就是说，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怀疑依靠于这一事实，即某些命题不容怀疑，好像就是这些问题和怀疑赖以转动的枢轴。这就是说，某些事情事实上是不受怀疑的，这一点属于我们科学研究的逻辑。”（OC，§§341—342）维特根斯坦还明确反对把命题的效果作为验证知识价值的标准。例如，他说，当我们说“我知道这是我的一只脚”，我们实际上表达的东西并非需要通过指出我的脚的存在而得到验证，而是需要表明这个命题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他说：“我们的知识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只有在这个体系内某一个别知识才有我们给予它的价值。”（OC，§410）例如，当我们说“我们假定地球已经存在了许多年”，这个命题的意义并不需要通过预设一些行为假设而得到满足，而

① 维特根斯坦：《关于伦理学的讲演》，载《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2卷，第9页。

② 例如，邦康帕尼在她的《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中认为，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实性》中就有许多论述明确表达了最为接近实用主义准则的说法。见 Anna Boncompagni, *Wittgenstein and Pragmatism, On Certainty in the Light of Peirce and James*, p. 140.

是我们的语言游戏体系需要它作为基础部分。这意味着，这个假定形成了行动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思想的基础。显然，维特根斯坦是把一些无需怀疑的命题作为一切可以提出怀疑的经验命题的基础，这些命题本身也构成了行动的基础，而不是行动构成了这些命题的基础。这与实用主义准则又是大相径庭的。

最后，关于宗教在理解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和詹姆斯都强调了这种重要性，并由此推出维特根斯坦思想与实用主义之间的相似性。然而，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对詹姆斯和弗雷泽的论述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完全基于维特根斯坦本人对宗教信仰的不同理解。在《关于宗教信仰的讲演》中，维特根斯坦阐述了自己对宗教信仰的理解方式。

其一，他明确区分了宗教信仰与一般信念，后者是可以提出怀疑的命题内容，而前者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某种具有确实性的思想内容，即相信某个事件必然发生的不可质疑性。因为一切可以提出怀疑的命题内容都需要证据加以说明，但宗教信仰是不需要证据的，因此也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经验命题和哲学意义上的确定知识。他说：“无论一件事是否做错了——它在一个具体系统中都是错的。就像是某个东西在某个具体的游戏中是错的，而在另一个游戏中则不是。你也可以说，我们认为合理的东西，他们却认为不合理——是指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理性。如果他们做了一件很像是我们失策的事情，我会说，我并不知道。这取决于它的其他背景。很难理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所有外表都显示出它在试图成为合理的。我可以肯定地把奥哈拉叫作不合理的。我会说，如果这是宗教信念，那么这就是迷信。但我会嘲笑它，可不是说它基于不充分的证据。我会说：这个人是在欺骗自己。你会说：这个人是很可笑的，因为他相信并根据很弱的理由。”^①

其二，维特根斯坦把宗教信仰产生的原因归于错误地使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错误地认为我们可以像使用日常语词一样去谈论上帝的存在或神的存在等。他明确地说道：“如果提出了诸如神的存在或上帝的存在这种问题，它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于我所听到的某个人或某个对象的存在这种问题。人们说过而且是不得不说，人们相信存在，而且如果不相信的话，就会被看作是糟糕的事情。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我并不相信某个东西的存在，那么就没有人会认为这里有什么错了。”^②

其三，维特根斯坦把宗教信仰解释为一种心理图像，类似于通过投射关系而建立的一种心理因果链条，我们会把宗教信仰看作因果作用产生的图像，并由于相信这个图像的真实性而相信宗教信仰的真实性。然而，在通常的理解中，所有的图像都建立在约定的基础之上，也就是我们使用的语言记法，我们是以公共的方式使用我们的语言。这样，宗教信仰就不具有通常认为的神秘性特征，也不是为某个人独有的思想体验。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说他用了一个图像，我并不是想说他没说出的其他东西。我想说他得出来这些结论。这难道不是和其他的东西即他所用的图像一样重要吗？对某些图像，我们会说，它们完全可以替换为其他的图像——例如，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椭圆形的投影来替换画出的椭圆形……全部分量都在图像之中……当我说他是在使用图像时，我只是在做**一个语法评论**：[我所说的]只能用他得出的或没有得出的结论来证实。”^③

虽然维特根斯坦对宗教信仰采取了这种反对的态度，但他并不否认宗教信仰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甚至认为人类的宗教生活形式构成了人类活动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他书架上少有的宗教类书籍之一，他在《哲学研究》开篇以奥古斯丁为例并非偶然。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德鲁里（Maurice Drury）曾对维特根斯坦提到，摩尔在一次讲座中开场说，他可以讨论哲学教授所需要的所有话题，除了宗教哲学之外。维特根斯坦马上就向他要了一本《忏悔录》，迅速地翻到一页念道：“那些对汝一无所知的人，喋喋不休地说的话都是一派胡言。”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对《忏悔录》的熟悉程度。^④当然，维特根斯坦对宗教生活的重视，主要来源于他对詹姆斯著作的阅读，即《宗教经验种种》。詹姆斯在

① 维特根斯坦：《关于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的讲演与谈话》，江怡译，载《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2卷，第386—387页。

② 维特根斯坦：《关于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的讲演与谈话》，江怡译，载《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2卷，第387页。

③ 维特根斯坦：《关于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的讲演与谈话》，江怡译，载《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2卷，第400页。

④ M. O' C. Drury, *Ludwig Wittgenstein, Personal Recollections*, ed. Rush Rhees, Totowa, NJ: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81, pp. 104-105.

书中把宗教生活解释为个人面对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他认为，拥抱宗教生活就是赋予人生的全部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最广义的“有用”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一旦宗教真理无法用符合论加以说明，那么人们就会意识到，宗教信念的价值和证成就存在于普遍的实用方面，表现为个人面对生活和世界的具体方式，并得到行为的系列后果。他写道：“宗教的运用，即对拥有宗教的个人的运用以及个人对世界的运用，都是对其中所包含真理的最好证明。我们回到了这种经验的哲学：真理就是世界如其所是，即使‘整体的’证明总是需要不断增加。”^①

维特根斯坦的宗教情怀被研究者们看作来自《逻辑哲学论》中对世界限度的评论，包括对不可说之物的说明，这些评论和说明也被看作是詹姆士思想之间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然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对语言、思想和世界限度的规定来自他对逻辑性质的理解，而不是来自他对宗教信念的关注。他在 6.4 命题中明确提出“所有命题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他接着说：“世界的意义必然位于世界之外”，因为“在世界之内，一切都是其事实上所是的那样，一切都如其所发生的那样发生着；其中不存在任何价值——即使存在，它也会是毫无价值的。如果有任何价值具有价值，它也必定是在所发生的一切和所存在的一切范围之外。因为所发生的一切和所存在的一切都是偶然的。使其不再是偶然的的东西，无法存在于世界之中，因为倘若如此，其自身就会是偶然的了。它一定在世界之外”（TLP, 6.41）。显然，在这里，维特根斯坦是用逻辑命题的必然性排除了一切关于世界的偶然（经验）命题的必然性，由此说明了关于世界的意义必定存在于世界之外。这里“存在于世界之外”的东西不是宗教上的世界意义，而是逻辑上的世界意义。这也就印证了维特根斯坦后面所说的关于伦理、美学和宗教的命题，如，“伦理学是不可说的。伦理学是先验的（伦理学和美学是一个东西。）”（TLP, 6.421），“幸福之人的世界不同于不幸之人的世界”（6.43），“事物在世界上如何所是，是与更高的东西完全不相关的。上帝并没有在世界中显示自身”（6.432）。所有这些命题都表明了维特根斯坦试图揭示语言限度的努力，因此与宗教信仰和宗教情绪完全无关。而研究者们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附会解释，只是为了说明詹姆士思想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而不是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真实解释。

这个比较告诉了我们什么：从附会到真相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当代研究者们对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关系的讨论，首先是从维特根斯坦对詹姆士的关注开始的，进而关涉皮尔士和杜威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然而，除了詹姆士外，在维特根斯坦的文本中几乎难以找到皮尔士和杜威的名字，尤其是杜威的名字很少出现在维特根斯坦的正式论述中，这多少让后人感到意外。因为从时间上看，杜威是与维特根斯坦同时代的哲学家。詹姆士早在维特根斯坦前往剑桥求学于罗素之前就已经离世，而当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时，杜威还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美国哲学界依然非常活跃。杜威还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进入美国的重要引路人之一，对维也纳学派思想在美国的传播曾立下汗马功劳。而且，杜威是在维特根斯坦去世一年后才离世，而维特根斯坦在去世前与他的学生鲍斯马（O. K. Bouwsma）的谈话中，甚至不知道杜威当时是否健在。^② 1946—1947 年间，维特根斯坦曾在关于哲学心理学的讲演中有一次提到杜威，认为杜威相信一种调整后的有机论。^③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初步印象，种种历史记录表明，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的关系并不像研究者们认为的那样密切，至少维特根斯坦本人对实用主义哲学始终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当代哲学家们如此关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对这种关系的研究构成了当代分析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这种比较研究究竟要表明什么，我们从中又能够得到什么启发？

如果历史文本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哲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充分证据，我们就只能换个思考方向，把这种关系解读为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回应和接受。因而，这里需

① W. James,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Writings 1902-1910*,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7, p. 361.

② O. K. Bouwsma, *Wittgenstein: Conversations, 1949-1951*,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1986, p. 29.

③ L. Wittgenstein, *Wittgenstein's Lectures on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945-7*, Ed. P. T. Gea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90.

要讨论的问题，就不是维特根斯坦思想中是否存在实用主义元素，或是否可以把维特根斯坦称作实用主义者，而是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或是否存在一种实用主义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这样，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的关系问题，就应当转换为实用主义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问题。从这种视角转换出发，我们就会发现，这才是当代哲学家们关注这两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因，这也说明了为何研究者们总是通过爬梳历史文本的蛛丝马迹而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多地给出附会的解释。这里所谓的“附会解释”是指，研究者们对从文本中得到的片言只语给出了符合某种预先设定前提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更为整体的理论框架。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研究者们对“实用主义”这一概念的不同解释中。不过，虽然“实用主义”概念在不同哲学家心目中具有不同含义，但他们在解释自己的理解过程中往往倾向于寻找共同的解释内核，并根据这种解释内核去说明实用主义者们共同接受的信念。其中，“实践”和“行动”被看作这种共同信念的核心内容，当然还包括对人类活动多样性的坚持和对人类认识可错性的信念。或者，正是实用主义的这些共同信念，使得当代哲学家们发现从维特根斯坦思想中就可以得到这些信念的种子，由此展开了对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关系的持久探索。

《欧洲实用主义与美国哲学杂志》2012年发表了特刊《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再评价专题》，集中讨论了维特根斯坦与不同实用主义哲学家之间的思想联系。该专题的主持人在介绍该专题的主要目的时说，一方面，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哲学中出现了“实用主义转向”，此后，对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的比较研究就成为一个经典话题，当时的实用主义复兴主要归功于普特南、罗蒂和布兰顿等这些哲学家的工作，而他们的工作都与维特根斯坦有着密切的思想联系；另一方面，许多与维特根斯坦有过或多或少关联的英国哲学家自称为实用主义者，特别是由拉姆塞、安斯康、冯·赖特、梅洛（Mellor）、布莱克布恩等人为代表的“剑桥实用主义”，他们都从事着与实用主义相关的问题研究。而维特根斯坦本人在1929年重返剑桥后开始从事不同于《逻辑哲学论》中的哲学，在性质上也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①由此可见，当代英美哲学家们对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关系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回应当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复兴，但更为重要的方面，我认为，则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美国哲学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匹兹堡学派哲学家们转向从德国古典哲学寻求历史资源的时候。由此，我更愿意把哲学家们的这些工作看作属于分析哲学史的研究范围，而不仅是对实用主义的历史研究。

（责任编辑：盛丹艳）

Wittgenstein and Pragmatism

JIANG Yi

Abstract: The topic on the relation of Wittgenstein and pragmatism has been controversial among Wittgenstein scholars since Wittgenstein's death in the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circle. Most insisted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affinities between the two. However, I argue in the essay that Wittgenstein's understanding of pragmatism is far away from our understanding as scholars supposed. By analyzing the texts in which Wittgenstein mentioned pragmatism, I propose that Wittgenstein could not be viewed as a pragmatist in any sense. Some scholar assumed that there were some commitments common to both Wittgenstein and pragmatism. But I argue against the assume by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itments. Finally, I will argue that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 of Wittgenstein and pragmatism is kind of academic work in the history of influence of Wittgenstein on pragmatism rather than of pragmatism on Wittgenstein in turn.

Key words: Wittgenstein, pragmatism, William James, practice, activity, experience

^① Christiane Chauviré and Sabine Plaud, Introduction to the Symposium "Wittgenstein and Pragmatism: A Reassess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ragmatism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2012 (4-2): 1-4.